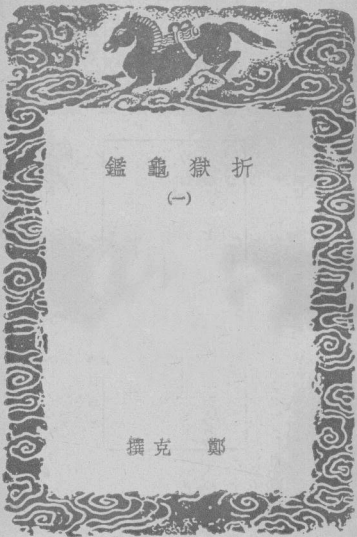


折獄龜鑑
一







折獄龜鑑

(一)

鄭克撰

本館據墨海金壺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鑄於郡齋。其在金日。蒐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泊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善俗爲己任。顛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炆石書來諗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鉞以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蠢識事理。金城夾附。未嘗有烽火之警。眊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今之從政者。作輿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毋敝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牂。夏五汎蒲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嶠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也。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

折獄龜鑑卷一

宋 鄭 克 撰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

按吳志圓作丸蓋二字古通用

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

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舊出吳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攄

于公孟嘗二事附案此一章原本缺去

晉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

姑官爲考鞠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出晉書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

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後漢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恨。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臨淄寡婦若不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冤之可戒。乃顯此釋冤之足尚。故附著之。

苻融

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燥。寤而心忤。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姜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舊出晉載記本傳。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寃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欠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日也。符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占夢事又見察獄門案此第

辛祥

法疑魏不道德禁薛奄唐肅杜衍孫河姚仲孫程坦孫廉新宗說劉緯宋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出北史辛紹先傳祥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情僞。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苦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寃。因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衛將軍。信都郡王德彝。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肆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寃。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薛奎參政爲隰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啓戶濺血污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污

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

楚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已上六事並見本傳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

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

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

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誌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字此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

禮刑手詔則於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責賄於夫不與而怨

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

得真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

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真盜自是

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孫廉觀察初隸親事官後

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旣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

行止皆曰此平日斲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斬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

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

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

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竄者。考之果服。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言疑其寃。持之不決。果獲真盜。已上四事。並見本傳。右十二事。皆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靳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寃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寃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謹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寃。庶協彛典欽恤之義也。易曰：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慶賓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去此三百四字。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使卽詰問。迹其由緒。按晉書本傳無迹其由緒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晉書本傳無此二字。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惑。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當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顯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

物。此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按此章標頭載李崇一事。原本此下又載柳慶二事。於體例不符。考柳慶前

一事見後第九章。後一事見後諸賊門。此蓋誤載。今刪去。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用誣鈞。以驗誣告爲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服之冤也。故列於此焉。給兵事。又見辨誣門。實第事。又見鈞惡門。報巫事。又見懲惡門。

司馬悅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齋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言殺。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刀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阜襦。遂釋張堤。出北史司馬楚之傳。悅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雖有智算。亦偶然耳。向若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謹。合於中孚。獄緩死之義。故卒能獲賊。以釋冤也。認鞘事。又見述賊門。

宋世良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盜賊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咎不在我。據名縛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

北齊蘇瓊爲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推其事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賊。付瓊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語前妄引者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釋寃也。

柳慶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都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舊出北史

柳虬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沙門無故與賈酣宴。不一而止。果何意哉。此必伺隙爲盜也。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

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爲美也

問飲事又見逃盜門

韋鼎

蕭愷武附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給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

出南史韋愷傳鼎其孫也爲集

載不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慝也苟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慝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慝者或反爲姦慝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鬣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勳貴家掌庖看廄御車執樂公私動靜卽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於內外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

見成都古今記

是使察姦慝而反爲

姦慝者也豈能資耳目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於此故可稱也

蔣常

韓思彥附

唐貞觀中蘄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

逃。卻納箱中。正等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遺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話。卽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逃妻姦殺。逃有實跡。正等乃釋。舊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亡其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誘鈞。恩蔣常用誘察賊。而皆能釋寃。斯無惡於話也。謂驅事又見誘賊門。又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者懷刀血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遂擒真盜。見唐書本傳。按此亦用誘獲賊。而寃乃釋。但不若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爲精審耳。故特附見之也。

裴懷古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真定有浮屠。按新唐書本傳作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見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析誣枉。抗辭執法。始終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

唐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

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勘寧罔上。寧抵罪。傳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寃狀。帝感寃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寃。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傳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不懼。辭不撓。卒辨其寃。而帝亦寤。斯爲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此其所以能釋寃也。

柳渾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服。因厚謝二人。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寃。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袁滋

唐李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盧公藏。主守不謹。而寘之私室。翼日開視之。則

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案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歎。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鞠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筐作舛。至縣。乃於列肆索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計其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即是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令乃獲雪。舊出康駢劇談錄

按唐書袁滋傳云。滋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無鳳翔屬邑事。又云。滋累從張伯儀。何士幹。辟無在。李勉幕府事。康駢所記。傳聞失實。故非特本末差誤。抑又事理乖舛。夫六百斤金。固非二人竹擔可舉。若在路時。已化爲土。則到縣。日自當驗實。雖色未變。而輕重頓異。亦易知矣。令何故尙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實之私室乎。乖舛如此。無足取者。和嶮謂能釋寃。載於舊集。意則善矣。不若唐書本傳爲得其實也。

劉崇龜

劉崇龜在鎮。有富商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殊不避人。因戲語之曰。夜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啓扉待之。忽有盜入其室。姬卽欣然往就。盜謂見擒。以刃割之。逃去。富商子繼至。踐其血滂而仆。聞脰血聲未已。覺有人臥於地。徑走至船。夜解維遁。其家蹤跡。訟於公府。遣人追捕。械繫考訊。具吐情實。惟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設。闔境屠者皆集毬場。以俟宰殺。旣而晚放散。令各留刀。

翌日再至。乃命以殺人刀換下一口。明日諸人各認本刀。一人不去。云非某刀。問是誰者。云某人刀。亟往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爲商人子。侵夜斃之。竄者聞而還。乃擒寘於法。富商子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舊不著出處。蓋亦唐人小說所載。今見新唐書劉政會傳。後漢書其七世孫也。傳辭太簡。故於舊集刪取其要。

按凡欲釋寃。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術也。斃囚者。誣賊之術也。賊若不獲。寃何由釋。故仁術有在於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莊遵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道。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卽擒之送獄。叔遂獲免。送不著出處。亦不著何代人。與蜀莊遵姓名同。和氏父子各註車聽之。則非唐刺史也。唐之揚州刺史。治廣陵。江都。江陽。六合。海陵。高郵。揚子。天長。七縣。而無陽陵。漢之揚州刺史。治歷陽。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而丹陽郡有陵陽縣。豈非陵陽誤爲陽陵乎。其爲陽陵女子。豈非王尊傳所謂美陽女子之類乎。以此觀之。乃漢人乎。但未有明據。不敢決定。故且依和氏序。唐人後此碑以志疑也。克編次已定。始見蜀本。準陽國志。後漢巴郡士人有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恩。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羽乃遵之子也。父子並著稱。云遵在揚州。每當遷。民遮止之。天子就增州秩中二千石。居十八年卒。於官則遵果是漢人也。勢難移。改姑仍舊。貫覽者察之。

按遵之罪。叔而放嫂。蓋用誣以誣姦也。於是旣得其情。遂擒其人。豈非釋寃有術而然歟。

折獄龜鑑卷二

釋冤下

孔循范正辭、趙橫、詳向三事附

後唐孔循以邦計貳職。權領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鉅富。及敗而捕繫者。乃四貧民也。蓋都虞候者。郭從韜之僚。塔與推吏獄典同謀。鍛成此獄。法當棄市。循親慮之。因無一言。領過蕭牆。而乃屢顧。因召問之。云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事。即令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鞠之。受賂者數十人。與四盜俱伏法。四貧民獲雪。此盜和嶽所。此五代時事。

按巡捕之吏。或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或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或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賞。若獄吏與之爲市。則冤濫豈可勝言。此在聽者察之耳。孔循所察。乃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者也。又有三事。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者二。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賞者一。今附于後云。

范正辭。齊州人。父勞謙。正辭爲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盜所掠。州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鞠。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追及之。賊控弦持矜來逼。正辭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

以歸。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

趙積少師。

按宋史本傳。積以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未拜少師。疑有誤。

爲益州路轉

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積適行

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已上二事。並見本傳。

薛向樞密。提典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

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賊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冤。

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此三者皆與孔循慮囚事類矣。非有他術。俱盡心察情。故

能釋冤也。

府從事

虛陵欽縣二事附。

和嶠載玉堂閒話云。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旣悲且懼。以告妻族。乃執塔送官。不勝捶楚。自誣殺妻。獄旣具。府從事獨疑之。請更加窮治。太守聽許。乃追封內作行人。令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去處。又問頗有舉事可疑者乎。一人對曰。某處豪家舉事。只言殂卻爛子。五更初。牆頭昇過凶器極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囚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問。具服殺爛子。函首埋瘞。以尸易囚之妻。畜於私室。塔乃獲免。

按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也。頃聞一事。與此相似。又聞一事。頗亦類此。並附于後。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廟避之。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尸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考掠。誣服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刀於江中。遂坐

死後其夫至廬陵於優戲場認得其妻。諸伶悉竄。捕獲伏法。無首之尸。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攜以去。小郎之冤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遽決乎。宜欲問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攜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切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窰中。卽斬以應命。囚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別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於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賊證。可不審謹乎。此皆政和中事。可爲典獄之戒。故附著之。發案事又見逃賊門

許宗裔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劍州。部民被盜。燈下識之。迨曉告官。捕獲一人。所收贓物。唯絲絢袖線而已。宗裔引問。繆因訴冤。稱是本案物。與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兩家縲車。以絲絢量其大小。與囚家車軋同。又問袖線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之。見杏核與囚款同。於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巡捕吏當考決之辜。指顧之間。便雪冤枉。舊不著出處。驗賊事又見證恩門

蕭儼

南唐昇元格。盜物及五緡者死。廬陵豪民曝衣。失新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爲其鄰盜之。鄰人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卽云散鬻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天。長吏以聞。先主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聲。自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

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爲所噉。猶未消潰也。出邵文寶南唐近事舊集不載。

按此非智算所及。蓋獲冥助爾。實至誠哀矜之效也。

高防邵煜燧頭二事附

高防初事周世宗。知蔡州。時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得五人。繫獄窮治。賊狀已具。將加極典。防疑其枉。取賊閱之。召又問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不同。疏密有異。因乃稱寃。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而五人得釋。防後事本朝。終於尙書左丞。見本傳。

按防校布事。與許宗裔驗賊術同。然所獲衫袴。本非真賊。若其不幸而疏密廣狹如一。則奈何。苟於情理有可疑者。雖賊證符合。亦未宜遽決。雍熙中。邵煜諫議爲蓬州錄事參軍。知州楊全。性率而悍。部民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大辟。煜察其枉。白請再劾。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煜賜緋魚。授光祿寺丞。見煜本傳。景德中。梁顯內翰知開封府。時開封縣尉張易。捕盜八人。獄成坐流。既決。乃獲真盜。御史臺劾問得實。官吏皆坐貶責。見當時詔令。此乃但憑賊證。不察情理。而遽決之者也。蓋賊或非真。證或非實。唯以情理察之。然後不致枉濫。可不鑒哉。可不謹哉。

向敏中王晦叔附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

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罾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腳。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賊杖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咎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一府咸以爲神。

見司馬光丞
相涑水紀聞

按士之察獄。苟疑其冤。雖囚無冤詞。亦不可遽決。王晦叔丞相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僚屬皆言無足疑。固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獄記以戒理官。見尹洙龍圖所撰神道碑此其終不自明。與僧云無可言者類矣。而皆不敢遽決。卒能獲賊釋冤。豈非盡心矜謹之效歟。

錢若水附
姜道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

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應事。語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緩。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見凍水紀聞。

按若水雪富民冤。猶非難能。唯其固辭奏功。乃見器識絕人。宜乎知州歎服也。姜遵爲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時有二囚。獄具將抵死。遵察其冤狀而出之。故事。雪活死囚。當賞。遵恐以累前獄吏。乃不言。與若水固辭之意同矣。後亦終於副樞。見本傳。

王利郎中通判滄州時。閱具獄。有羣盜當就死。利察其氣貌。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冤狀。乃留不決。且索境內。後數日。盡獲真盜。賴免者七人。見尹涿龍圖所撰墓誌。

按凡察獄者。或以氣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故以二事附於後云。向傅亮少卿知管城縣。時有殺人者。獄已具。傅亮察其情之非是。將釋而更捕之。佐吏咸以爲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此以情理察之者也。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見本傳。此以事迹察之者也。夫事迹有時偶合。不可專用。當兼察其情理氣貌。故著此三事。抑又有說焉。治獄貴緩。戒在峻急。峻急則負冤者誣服。受捕貴詳。戒在苟簡。苟簡則犯法者幸免。惟緩於獄而詳於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無辜。斯可貴矣。明謹君子當如是也。

任中正

任中正尙書知益州。時眉州青神縣吏光寶家爲盜所劫。者保言是夜雷延賦雷延誼皆不宿本舍。縣尉卽捕繫之。縣吏王嗣等恣行考掠。皆死於獄。有頃。本州獲劫光寶家賊七人。始知賦誼之冤。中正勅治其事。以聞。王嗣等四人並配隸他郡。而優恤被枉之家。見景德中詔令。

按縣尉苟欲逃責。亦或捕繫平民。況其事迹涉於疑似。惟聽者宜察耳。不當容吏恣行考掠。使負冤而死也。以未論決而貸長吏。亦云幸矣。此可爲典獄之鑒。故特著之也。

張保雍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時鄂州置場市民炭常時吏先印入抄文爲足而實尙留民家未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州將挾情使稅官按劾坐盜當死者十八人保雍自荆南單船六日夜入鄂州直其冤笞守吏數人而已見曾鞏舍人別撰神道碑

張暹之

張暹之待制提點淮南刑獄時楊崇勳知亳州恃恩恣橫知蒙城縣王申以公事忤之卽械送獄暹之往問得其冤狀旣出申又撻姦吏十數輩黥配之見本傳

按市炭冤狀難明知縣冤狀易見然苟非勇於義者豈能奮而爲之乎

張堯佐強至

張堯佐宣徽初爲筠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郵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惶恐遁去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而釋之見本傳

按強至省判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卽自誣殺客至爲研核得其情而釋之見曾鞏內翰別撰行狀夫逆旅之冤與道士類矣苟非盡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狀也

程琳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服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炷竈者行竈也。字從圭。淵圭切。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見本傳。

按琳圖火所經處。以辨掠服縫人之非。是也。火發於後宮。而人多居隘。苟欲根治。豈無枉濫。故曰此殆天災。不可罪人。於是爲寬其獄。豈有冤死者耶。

強至樂臨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募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亦見行狀。

按梁天監中。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軍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宏恕。出南史樂藹傳。此皆油中火發。非人所致。主者但有守護不謹之罪爾。坐以失火。則爲冤死也。

錢治

錢治屯田爲湖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

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見歐陽修筆政所撰墓誌

按此蓋仇家放火也。察其家號冤之情。據仇家放火之證。情理證驗。灼然可見。彼安得不服乎。此善推事者。故能釋冤也。

王珣

王珣少卿知昭州。有告偽爲州印者。繫獄久不決。吏持其文不類州印。珣爲索景德以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立雪。蓋吏不知印文更時也。見王珣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告者造誣也。但見其不類而告之耳。所印文書景德時事。當索景德以前舊版校之。吏不思此。乃令久繫。亦可憐哉。唯珣盡心。於是獲釋。不然則必冤死矣。

劉賀

劉賀承制初舉進士。爲懷州修武令。民有醉不能歸者。其侶得其衣以還其家。醉人道斃。喪家遂執以訴。賀曰。以衣還者。非所以殺也。由是得免。段少連薦賀可爲將。自著作佐郎改內殿承制。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訴者造誣也。但痛夫斃者。故疑其殺耳。若不遇賀以情理察之。則彼負冤未易得釋也。

徐起

徐起諫議知處州。先有囚罪不應死。而吏挾私傳致之。囚伺間逸去。後籍其家貲。比起至。乃自歸。陳其冤。

起爲請於轉運使。更用他官覆治。乃得免。見本傳。

按囚之逸去以逃死也。自歸訴冤。有足矜者。起若輒自治之。則疑有心矯枉。故請更用他官覆治。而囚得免死。合於公議矣。此不唯善釋冤。抑亦善避嫌也。

蕭貫此後五條
並伸冤事。

蕭貫兵部知饒州。時有撫州司法孫齊者。高密人。初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里中。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其給。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授歙州休寧尉。得倡陳氏。又納之。代授撫州司法。乃竊取周氏所生子禿禿。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未幾。周氏亦與弟來。欲入據其舍。吏遮以告齊。歸。掉至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何敢爾耶。遂與陳氏殺禿禿。寢後。周氏訴於州。不直。訴於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乞道上。或教周訴於饒。齊非貫所部。受而行之。轉運使始遣吏按鞫。得實。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見曾鞏舍人
所撰禿禿記。

按冤枉弗釋。非仁也。冤抑弗伸。非義也。仁義之道。並行而不悖者。故於釋冤繼以伸冤也。齊非所部。而貫受訴。豈侵官也。蓋曰。天下之惡一也。受朝廷寄委者。皆當疾之也。禮所謂無畏而惡不仁者。貫近之矣。不可與代庖人治庖者同義也。轉運使聞其受訴。始遣吏按鞫。豈非有愧於貫。而然歟。是於名教不爲無補。故於伸冤首著之也。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賊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媼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見歐陽修參政所撰海錄

按人之冤訴苦於抑塞，謂不得尸則不可理者，豈非抑塞乎？夫尉以捕賊爲職，苟不恤冤訴，是不勤職業，豈疾惡慕士所爲乎？雖然，高受而理之，亦有以也。吏患不得尸，而尸在海者，皆隨潮出，第恐不幸潮落他境耳。故與媼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宿海上七日，而潮浮二尸至，此其至誠勤恤之效也。」屬吏所患何足慮，是以卒能伸冤也。

陳薦王璠附

陳薦資政，初爲益州華陽尉，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往驗屍，旁一女子以移尸告。田主卽殺女子之母，其家執以訴官。縣欲文致殺二人罪，免薦失盜之責。薦曰：「是責何足避，不可使有冤不報，與囚自誣以死，既而果獲真盜。」見本傳

按田主殺女子之母，固當死矣。又使其自誣爲盜殺人，則盜之罪幸免，而殺者冤弗報，咎莫大焉。乃以苟避簡書之責耳，未爲知輕重也。寧可已任其責，當使彼伸其冤，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大理寺丞王璠爲越州剡縣尉時，嘗出見尸覆水中，治之，或曰：「歲飢人多死，未必有他故也。」治之，寧免捕賊之罰耶。

卒使捕盜居數月州已批罰果得殺人者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此其用心蓋與高同皆君子不苟者也

王罕

王罕大卿知潭洲時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又悖詈但命微者屏逐而已罕至復出訴左右欲逐之罕引令歸廳事召之叩階徐問其意嫗雖語言雜亂無次然時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屢訴不得直因忿恚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還嫗見涑水紀聞

類叫子

沈括內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之作聲如傀儡子麤能辨其一二乃獲伸此亦可記見筆談

按狂者人所忽略瘖者人所鄙棄有冤不伸斯亦可憐故著此二事使盡心君子得以爲鑒也

折獄龜鑑卷三

辨誣

丙吉

漢丙吉爲廷尉。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前妻有一女。已適人。後妻生一子。而翁死。家甚富。子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皆不能決。聞於臺省。吉乃言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方八月。取同歲兒均服單衣。惟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奪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蓋不著出處

或疑無影恐其不然。按南史蕭映傳。荊州三津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兒。遂無影。前代之人。固嘗驗此。尙有疑哉。

寒朗

後漢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四侯。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

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因在事者。咸云。凡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失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梧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言朗廷爭獄。范氏以比晏子一言。齊侯省刑云。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彼其惶恐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唯務一己逃責。豈恤衆人負寃。斯不仁哉。仁者必有勇於朗見之矣。是故能辨誣也。

孫亮

吳廢帝孫亮。暑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持蜜瓶入。問曰。旣蓋覆之。無緣有此。黃門不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貸宮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亦易知耳。乃令破鼠矢。內燥。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服罪。舊出吳志注先引吳歷云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實求不敢與黃門不服

侍中張弼等敗黃門竊吏辭語不同請付職推究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燐亮大笑謂弼等曰若
矢先在竇中中外常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惶又引江表傳云亮使黃
門以銀棺并蓋就中竊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竊吏以鼠矢投餽中敢言竊吏不謹亮呼吏持
餽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也吏叩頭曰嘗從臣求宮中莞席宮席
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黃門首服兩說
小異疑雜取之故破矢事出吳歷求席亦出江表傳

按裴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
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夫亮所言者決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事也理雖決定事或偶合故
執理以御事亦有時乎不通而窮理之人反爲曉事者所笑蓋以此耳惟圓珠不滯鑒照難欺則事理
兼明而情狀必得故疑雜取兩說今復備載其本末也

苻融

苻融

前秦苻融爲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遇劫喝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
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賊也何
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舊出晉書載記本傳

按薛顏大卿知江寧府遷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視其顏色舉動叱曰爾盜也械之果服顏亦類此
見本傳蓋辨誣之術唯博聞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謂博聞也孫亮所謂深察也苻融驗走而

得其實薛顏視色而得其情皆可謂察之深而辨之明矣若誣非難辨而勢有不敢則唯勇於義者能
之寒朗是也

李崇

已見釋冤門

御史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仕隋，守長安。乃收虜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及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別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失御史名。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也。以淮安王神通，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鄆南山，麴邑王神符爲衛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郡公，諸公主傳言高祖女長廣公主下嫁趙慈景，帝起兵，或勸亡去，對曰：母以我爲命，且安往？吏捕繫于獄，帝平京師，拜開化郡公，是靖未嘗與文昇害皇族也。北史衛文昇傳言：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義寧中卒。是高祖未嘗誅文昇等也。唐書李靖傳言：高祖擊突厥，靖爲馬邑丞，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是靖之仕隋，初不與守長安事也。傳又言：高祖下靖安輯江南，至峽州，阻賊不得前，帝謂還留詔都督許紹，紹爲請而免，其後破冉驍，則帝喜謂使功多，失其實，不足深信，然辨誣之術，苟有可取，亦不當廢也。

按辨誣之術有正有誣，李崇疑其誣也，故請以求人，御史知其誣也，故請以取質，苟非盡心者，則亦豈

能精耶。

張楚金

唐垂拱年羅織事起。湖州佑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事。鑿合成文。以爲與徐敬業反書。告之。則天差御史往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或薦張楚金能推事。乃令再勅。又不移前狀。楚金憂悶。偃臥窻邊。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看之。乃見書字補葺而成。平看則不覺。向日則皆見。遂集州縣官吏。索水一盆。令琛以書投於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服罪。赦決一百。然後斬之。舊不著出處

按此非智算所及。偶然見之耳。荀卿有言。今夫亡鍼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要在至誠求之不已也。楚金之求獄情。何以異於此哉。是亦盡心之效也。楚金事唐書張道源傳乃其族孫也以傳考之楚金譚鳳初進刑部侍郎至垂拱初凡歷十年實器已高矣猶被薦推事斯亦可疑也

張行岌

唐則天朝。有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尸於洛水。御史張行岌案之。略無迹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我令來俊臣案勅。汝當勿悔也。行岌曰。臣推事誠不若俊臣。然陛下委臣推事。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爲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既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妾今不獲。如何肯雪。乃欲寬縱之耶。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寂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揣其家有同謀者。因詐語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俠客殺告人。詰旦徵服。伺於臺側。宣有門客爲宣所信。同於子弟。是日至

臺賂關者通消息。告人遽言崔家屨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密隨門客至天津橋。罵曰。若陷崔宣引汝同謀。何路自脫。汝出崔家妾。與汝五百緡。足以歸卿。或百年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悔謝。遂引思兢於告者黨家獲妾。宜乃免。舊不著出處。以唐史考之。高祖三女。太宗二十一女。其驛馬皆無崔姓。高宗十九。環爲壽州刺史。越王貞將舉兵。道環書鄉道。環將應之。主進其使。語以勉王捨生取義。其後王敗。周興刻環與主連謀。皆被殺。然則宜豈宣慶耶。其或誣告。殆以是歟。

按行炭當酷吏任事之時。獨不順旨。妄族平人。雖再被詰責。亦全其所守。故卒能辨誣也。其不及徐有功者。未能無懼耳。然其懼也。但逼宣家訪妾而已。則異乎懼而失守者。可不謂之賢哉。史逸其事。故備言之。

張鷟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堅執。久不能決。鷟乃取告牒括兩頭留一字。問元。是汝書。卽注云。不是。卽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下。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爲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舊不著出處。

按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括字以覈其姦。問書以正其隱。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李德裕

唐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新受代者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居寺者樂於知事。積年以

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人以其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坐兜子中。門皆向壁。不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於是劾其誣罔。一一服罪。舊不著出處。

杜亞

唐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未幾。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於母。因復賜觴於子。旣受將飲。乃疑有毒。覆於地而地墳。乃詬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拊膺曰。天鑒在上。何當厚誣。職者執詣公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婦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分於廳。廟劾之。乃是夫婦同謀以誣其母也。舊不著出處。

按辨誣之術。或以物正其惡。李德裕與泥模金是也。或以事覈其姦。杜亞詰觴劾酖是也。此皆其正而不譎者也。

武行德

薛居正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東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旣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裏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藍縷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耳。因問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

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冀倖以求賞也。遂問其狀。命親信捕之。卽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師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按薛居正丞相。漢乾祐中。爲開封府判官。時吏有告民以鹽冒法者。獄具當死。居正疑之。召詰其狀。乃是有憾以鹽誣之也。逮捕具服。卽抵吏法。與行德事頗相類矣。彼以希賞而然。此以釋憾而然。皆能辨明其誣者。唯在深察其事也。二事並見本傳。

張保雍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使。時漢陽僱民販茶。知軍駱與京誣其捍巡檢。二十人法當死。百餘人當從坐。保雍親往慮之。遂明其誣。首得不死。從者皆貰。見曾蒙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誣人大辟。必不徒然。或以希賞。或以釋憾。斯不仁哉。宜乎保雍力爲辨雪也。

王長吉

江南提點刑獄王長吉等言。南安軍上猶縣僧法端守肱。忿漁人索魚直。誣以行劫。賂縣胥集耆保掩捕其家。四人遭殺。三人被傷。以殺獲劫賊告於官。縣尉驗尸受賕。隱其縻縛之迹。縣令覆視。老眊又爲典吏所罔。本軍劾得實。僧皆坐死。餘當原赦。請理巨蠹。以其狀聞。詔縣尉杖脊配道州。衙前縣令貶文學參軍。餘配廣南者十五人。以僧私田給漁者家。見祥符九年詔令。

按僧誣漁者本非難辨庸吏漫不省察姦吏相與爲市故如此耳長吉劾正其罪雖已無及然猶愈於縱惡不治特著於篇庶可鑒也

王臻

賈昌齡附

王臻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鬪卽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持驗狀曰傷無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按賈昌齡少卿初爲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怨者昌齡輒能辯究之與臻問傷類矣是皆深察者也

錢惟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而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已上三事並見本傳

按此以其傷下重上輕知爲自用刃矣但疑在右臂故給之食以驗其手而誣狀灼然彼安得不服耶

方偕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馳神逮捕繫獄而久不決詔偕就鞠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尙多無恙事遂辨白見天聖名臣傳

按王珪丞相撰唐介參政墓誌言介爲岳州沅江令。按宋史唐介傳介爲平江令斷李氏事今書中作沅江令考地理志岳州有平江縣沅江水諺常德

乾道中始割隸岳州介係仁宗時人當從宋史作平江令川民李氏貲鉅有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乃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

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介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介按劾無他狀

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於澧州已而不異介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

以活死者得官介終不自言此與章頻驗治僞券而黃夢松擢用類矣皆篤厚君子也。類事見察盜門然則誣

告者非澧州逃卒而富民乃岳州人特徙其獄于澧州鞠之耳且偕是時不爲推直官也名臣傳所書

不若此誌本末詳備殆未得其實歟惟使告人具疏主名辨誣之術有足取者故特著之

杜衍李紘

杜衍丞相提點河東刑獄時高繼昇知石州爲其僕所告云與西河蕃部謀叛捕繫數百人久不決詔衍覆案得僕誣狀卒論殺之

按李紘龍學爲殿中侍御史時皇城司卒有告賈人爲契丹刺事者捕繫起大獄更詔紘訊之盡得其冤狀告者遂伏辜頗亦類此誣告人罪法當反坐苟非明察豈能然耶。已上二事並見本傳

程戡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於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屬皆言理無足疑戡曰殺人而置其門非可疑

耶乃親劾治。具得本謀。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蘇渙陸廣附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見蘇轍門下所撰墓誌。

按辨誣者或以情理察之。程戡是也。或以辭理察之。蘇渙是也。皆可謂之明矣。然陸廣校理知導江縣。時盜入民家。尉誣一人。執以詣縣。廣視而言曰：非也。釋之。尉立爭。衆亦疑。終不聽。後果獲真盜。見王安石所撰墓誌。此何以知之。蓋廣能布耳目察民事。而先知尉所執非盜。則不必如渙問所從得也。衆旣莫曉。故亦疑焉。至於獲真盜。終不以語人。蓋布耳目察民事者。不可使衆皆知也。

郭勸

郭勸給事通判萊州。時有民爲仇人所誣。罪當死。吏受賕。且傳致。勸爲辨理得免。民家畫其像而生祠之。見本傳。

寇平

寇平少卿知淮陽軍。始至。會獄有繫囚當殊死。疑未得實。而更訊之。果爲吏所誣。因且釋。吏僅得減死。衆相戒。不敢爲欺。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勸與平所以辨誣。不得之其辭。則得之其情也。明可知矣。是故造誣者懼焉。被誣者懷焉。皆其盡心察獄之效也。

單孟陽

單孟陽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有以賊誣江南轉運使呂昌齡者。中丞張昇亦言之。累鞫不承。詔孟陽以制獄案治。孟陽雖御史屬。不阿長而卒直之。因請避。得知濮州。見本傳。

畢仲游

畢仲游大夫提點河東刑獄。時韓縝丞相出鎮太原。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刼其衣服於黃堂之側。怒以付吏。將貶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尠薄。而剽刼於大帥。故相之字下。非人情也。易吏案治。其誣乃辨。見陳恬直墓誌。

按誣有難知者。有易知者。智不足則有所惑。而於難知者不能辨矣。勇不足則有所懼。而於易知者不敢辨矣。苟不能辨。亦奚足責。若不敢辨。斯實可罪。孟陽之鞫賊。不阿中丞意。仲游之案刼。不避大帥怒。所謂勇於義者也。

魏濤 景德驛卒

魏濤朝奉知沂州承縣。兩仇鬪而傷。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於監獄。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而囚。不可殺。復得其實。是夕罷歸。騎及門墜而死。鄰證既明。其誣乃辨。見陳師道正字所撰墓誌。

按此蓋死者子因其常鬪以誣其仇人也。夫鬪而卽決者，傷不致甚，法無保辜。今乃誣其傷而死也。且辜限內死，若有他故，唯坐傷罪。彼騎而墜，是他故也。可見其傷不應保辜也。濤能求得其實，辨明其誣，可謂盡心矣。景德間有縣胥醉與驛卒相毆，夜歸胥仆於路，或以告卒。地寒恐僵死，卒往視之，則已死矣。里胥執送官，以爲毆殺人，其實寒凍死也。卒之母訴於州，又訴於朝，皆反得罪。真宗以此諭宰臣，令謹擇刑獄之官。若鬪傷者，不遇魏濤，則驛卒何以異哉！其能盡心，亦足爲賢也。

鞠情

胡質 王靖

魏胡質初召爲東郡頓邱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俱服。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蓋初察其色，已見其情，乃更詳其本末，而驗覈以事，驗證以物，於是情既露矣，辭必窮矣，安得不服乎？王靖少卿提點河東刑獄，時潞州長子賊殺人不獲，縣械十數，掠治無狀，皆釋去。靖視其牘曰：此真賊也。教吏訊囚，曲折果服罪。見本傳，靖熙寧四年終於太常少卿度支副使。是亦耐掠隱抵者也。其能使之服罪，何哉？蓋察其疑辭而見其本情，已識其爲真賊矣。於是曲折詰問，攻其所抵，中其所隱，辭窮情得，勢自屈服，斯不待於掠治也。然則鞠情之術，或先以其色察之，成先以其辭察之，非負冤被誣審矣。乃檢事驗物而

曲折訊之。未有不得其情者也。

司馬岐 王濟附

魏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出魏志司馬芝傳。岐其子也。舊集不載。

按王濟郎中初爲漳州龍溪主簿。時汀州以銀冶事起訟。踰十年不決。連逮數百人。轉運使命濟鞠之。裁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見本傳。濟大中祥符四年。終於刑部郎中知洪州。此二事相類矣。夫囚有數十。巧詐難符。苟能檢覈驗證。亦何至近者數歲。遠者十年不能決耶。是皆官吏不肯盡心而然也。岐于梁郡之囚。一朝決竟。濟於汀州之訟。七日得情。雖云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若非盡心推事。豈能如是之敏耶。

陳表 傅岐附

吳陳表以父死敵場。擢用爲將。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俟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明感表變行。遂成健將。致位將軍。舊出吳志。陳武傳。表其子也。

按梁傅岐爲新安郡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

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囚便首服。出南史傅瑛傳。岐其孫也。舊集不載。此亦歎以誘之者也。

宋文帝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綜、范煜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煜不首。頻詔窮詰。煜言熙先苟誣。引臣文帝令以煜所造及改定處分符檄書疏墨迹示之。乃引罪。出南史范泰傳。煜其子也。舊集不載。

崔昂

北齊崔昂爲度支尙書。時有儲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得其情。告者辭窮。並引誣狀。於是飛書遂絕。出北史崔挺傳。昂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鞠情之術。有證之。以其迹者。宋文是也。有覈之。以辭者。崔昂是也。昂於鞠情。可謂精敏。然不過盡心研究。以盤詰使之辭窮。則其情得矣。誣告之禍。賴此而絕。其爲功利。不亦溥哉。

王璠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悉其後母。遂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以狀聞。朝廷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縣尉王璠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服。璠先令一胥伏於案下。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史喚璠倉皇鎖房門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密之語。璠至開門。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驚。並服其罪。

陳樞

陳樞都官初爲宜州旌德令時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監司徒其獄屬樞乃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盡其情見曾參舍人所撰墓誌

按鞠情之術有正有譎正以覈之陳樞是也譎以撻之王璈是也術苟精焉情必得矣特考掠者乃無術也

葛源

葛源郎中初爲洪州左司理參軍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人州將謂源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將必覆也源劾不爲變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情非難鞠也或變其情則如之何源之有守與詔指所謂觀望臣庶而容心者異矣良可嘉也

司馬宣

司馬宣駕部爲華州司理參軍將有驍騎卒十餘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遂誣以共圖不軌欲寘之死以希功賞宣據實鞠之皆止杖罪見司馬光丞相所撰墓誌

按監押之勢力豈能動司理必有以誘之也脅之以勢而不爲變者可謂勇矣葛源是也誘之以利而不爲變者可謂仁矣司馬宣是也鞠得其情智足稱也苟不仁且無勇則有爲誘脅所動而變其情者

故甫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之謂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尙書提點河北刑獄。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以爲患。訴于憲使。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也。聞之士林之

按士大夫不爲誘脇所動者。近於孟子之不動心矣。彼有負犯。則豈能然。斯可反而用也。故鞠情之術。有在於是者。陳表破械。是誘之也。南公塞鼻。是脇之也。所謂脇之者。不必考掠慘酷也。要在中其忌諱。使之悚然畏服。故於塞鼻之說。亦有取焉。

折獄龜鑑卷四

議罪

漢武帝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見通典不著出。或舊集不載。

按宋文帝時。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父子祖孫。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然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隨。聽之。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沈痛沒齒。祖孫之義。永不得絕。事理固然。出南史傅亮傳。陸其兄也。舊集不載。夫防年得絕其繼母。以父故也。稱不得絕其祖母。亦以父故也。冤痛之情。或伸或屈。天理存焉。法乃因而制之也。

黃霸王尊附

漢宣帝時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爭子與訟丞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舊不著出處

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詬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顏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初常刑外造殺戮之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懸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是亦以禽獸處之也

郭躬案事出後漢書郭躬傳原本鄭躬作鄭躬誤今從史文改正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深文峻法務爲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末流必至於此爾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刑依於矜恕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三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高柔游廉附

魏高柔爲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出魏志本傳

按法有誣告反考告人。所以息姦省訟也。安得匿告者名乎。柔可謂能執法矣。後魏游肇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此亦柔之流亞歟。見北史本傳二事舊集並不載惟柔與肇皆詔所指以勵士師者。故並著焉。庶幾執法之吏。不曲筆以縱有罪。不毀法以陷無辜。而處議合於人心也。

湯仲堪

晉湯仲堪爲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於毆冒之科。正以大辟之刑。欽生徒有誕妄之過耳。遂活之。舊出晉書本傳

按昔人稱郭躬推己以議物。捨狀以探情。夫推己以議物者。恕也。捨狀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法忠恕。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何承天

宋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鄆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駕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罰之可也。舊出南史本傳。

按此亦推己議物。捨狀探情者也。

孔深之

宋孔深之爲尙書比部侍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律子賊殺傷毆父母。遇赦猶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惟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殺傷咒詛。法所不容。詈之致盡。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固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

按詈之致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於理爲允。妻若從坐。猶或可赦。吳實共罵。棄市亦當。詔所以補議之闕也。

戴胄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尙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

死無忌。賈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覆議。德彞固執。帝將可。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出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賈言：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所以深責無忌也。校尉緣無忌以致罪，則與無忌罪均而法當輕也。既免無忌，緣以致罪者豈得不免乎？賈之力爭，亦忠恕之義也。

徐有功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作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救遺戮屍，除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緣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滅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刼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獲免籍沒者凡數百家。出唐書本傳，史詩太簡，今以通典補其未備，舊集不載。

按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是以漢之史官稱高祖好謀能聽。夫聽，固人主之職也。聽仲瑛之奏，則數百家被籍沒。聽有功之議，則數百家免籍沒。能於此知取捨，亦可謂之明矣。有功之脫禍而成名，夫豈偶然哉。

竇參

唐竇參初爲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候免喪。

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出唐書

按唐制。縣令斷決死罪。參爲奉先尉。時殆攝行縣事。歎衆請俟免喪者。謂其父既赴井死矣。而兄弟又坐法死。則無人持喪也。此蓋北軍之衆。屯於奉先。故爲之請。以緩其刑。而欲賅中官。使獲免耳。參駁正其說。亟決之。蓋以此也。

柳渾

唐柳渾相德宗。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鈎。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服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違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出唐書柳渾傳

按誤傷之法。罪止於是。若使深文者議之。則必坐以罔上不恭之刑矣。舜典曰。宥過無大。玉工非敢爲欺者。乃誤毀而備償耳。實在可宥之科。

高防

高防初事周。爲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刺刃其妻。而妻族受賂。給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考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護之云。某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況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勸其事。必見本情。周祖深以爲然。終寘於法。

按折獄之道。必先鞠情。而後議罪。今情猶未盡。罪輒先斷。於理可乎。此蓋受賂欲庇之耳。是故防之覆

議如此。然但請再勅其事。不復推究所司。則雖疾惡而亦矜頑。且慮枝蔓也。

杜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尙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按荀子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以類舉者也。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馬宗元

馬宗元待制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

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者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也。雖止四刻。亦是限外。有司議法。自當如此。不必因其子訴而後得原也。苟爲鹵莽。或致枉濫。則能訴者亦可稱矣。

馬亮

馬亮尙書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村患。或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除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按剽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捕者。輒以謀殺之。則慮有誣枉。法所不許也。此四人者。爲民除害。其事有實。其情可矜。而必誅之。非法意也。然僚屬皆拘法之文。則郡將當原法之意。故亮獨批其案。而悉貸之。若奏聽敕裁。則尤爲得體也。

王質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黨。并其貨。而遁避者得之。質抵之死。轉運使告駁其獄。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曰。盜殺其徒。而自首者。當原。今殺人取其貨。非自首而捕得。原死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僊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已上五事。並見本傳。

按首則原之。許自新也。不首而原。復何謂耶。殺其徒。取其貨。遁去捕得。初非悔過。而貸其死。失法意矣。宜乎議者有是請也。

梁適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請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歎。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今以詛也。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見王圭丞相所撰墓誌。

按能依鬼神作法。詛呪是造蓄蠱毒厭魅之類也。鞫得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以類舉之義耳。欲決大獄。必傳古義。彼俗吏者。豈能然耶。

曾公亮

曾公亮侍中在政府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謂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見曾鞏內翰所撰行狀。

趙抃

趙抃參政。初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作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見蘇軾端明所撰墓誌。

按劫禁物。造僞印。其論以法有不當死。而用法者或處死焉。是枉濫也。則如曾與趙者。可謂明且謹矣。昔戴胄參處法意。至析秋毫。此何愧彼哉。

陳奉古

沈括說二事。何承天議一事。附。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爲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死而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見王埴主簿所撰墓誌。

按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來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卒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者繆耳。沈

括內翰說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旣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某家父母死時其子尚有財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見筆談壽州之斷失在不原情理也邢州之斷失在不正名分也俗吏用法大率多然法何咎耶不唯今耳古亦有之宋文帝時制劫盜同籍其親補兵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從弟代公道生並大功親以代公等母存爲其親而謂子誼隨母補兵尙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不合補誼乃以叔母爲其親而令二子隨母旣乖大功不誼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謂其母子並宜見原出南史本傳夫不辨男女之異而誼婦人補兵豈非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之甚者歟此俗吏守文之弊不可不知也

胡向

胡向少卿初爲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於朝乃如向議見昌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也擊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凡人相毆擊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致死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概科斷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蘇案後漢張唐
竊二事附

蘇案給事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民有父卒母嫁者。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耐之。法當死。案獨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與發冢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按侯瑾少卿提點陝西刑獄。時河中有民父死母改嫁。十餘年亦死。輒盜發冢取其棺與父合葬。法當大辟。有司例從輕。瑾請著於令。此乃用案所請爲例者。蓋母與後夫同穴而葬。於是發其冢取其柩。故論以劫墓見尸之法。而請之僅得減死也。張唐卿狀元通判陝州。時民有母再適人而死者。及父之葬。子恨母不得耐。乃盜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則異乎案所請者。蓋後夫尙在而母死未葬。獨盜其喪以歸。非發冢取棺。則法亦輕矣。雖釋之可也。

三事並見本傳。

陳希亮

陳希亮大卿爲開封府司錄事。有青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必反。坐責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元昊果反。宇自認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亡法。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卽其言驗。不當加責。宇由是得釋。見本傳。

按此論其狀。則宇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而亡至京師。劾以在官無故亡法可也。論其情。則宇豈無故亡哉。本坐言元昊反而責之。今果反矣。尙何劾焉。希亮可謂能捨狀以探情也。

賈黯

賈黯侍讀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既除服，且求磨勘，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乎？卒使坐廢田里。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黯議澤罪若深文者，蓋以名教不可不嚴，是春秋誅意之義也。

陳巽

陳巽賓客爲常州團練推官，時案察官有欲重郡獄者，曹掾承意舞文成之，巽曰：非罪殺人，以法與殺人，以刃無異也，竟論如律。見本傳。

按舞文巧詆入人之罪，君子不爲也，而利誘之勢，脇之，能不失其守者難矣，巽豈不謂之賢乎？

蒲謹密

蒲謹密郎中，初爲萬州南浦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

按古人守法如張釋之，徐有功，皆與天子爭者也，而謂不可與廷尉爭，繆矣。且苟憚我之爭，則不恤彼之死，豈君子哀矜之義耶？

強至

強至郎中初爲泗州司理參軍嘗攝司法事漕運卒盜官米獄具議賊抵死者五人至言議賊未應律州疑其事以奏而大理寺果糾正如至言皆得不死官吏皆被罪獨至不預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按議賊以律而未應律蓋於意義有不通也罪不應死乃抵死焉則其不講過亦大矣是故漢以律爲專門之學唐置博士弟子員以講之盡心君子亦焉可忽夫議罪之事自古甚多今但略舉二十七條亦因舊集概言之耳其詳見於通典會要不可悉載也

宥過

按此門原本缺標題今補入

陳矯

魏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溫恢

魏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乃自首旣而台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出魏志孫禮傳舊集不載

王承

晉王承東海太守。錄一犯夜人，承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出劉義慶世說舊集不載。

袁象

南齊袁象爲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鎮荊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按南史象傳作苟將之。弟胡之婦爲會

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己所殺，胡

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讞之日，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誘，

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爲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出南史袁湛傳象其族孫也舊集不載。

按情苟可恕，過無大矣。孝子之殺牛，義士之踰獄，兄弟之爭死，皆是也。如犯夜雖輕罪，苟務立威而不

原情，亦豈能恕之。此可爲宥過之鑒也。

章丹

唐章丹鎮江西，有吏掌倉十年，數盈五十萬。因覆量欠負三千餘石，憫之曰：「欠負如此，豈皆自取費用，必

爲權勢所須，乃令搜索家私文字驗之。其分用名歷具在，因謂諸吏曰：「汝等恃權勢以取索於倉吏，今其

欠負，豈獨賠填，又將代汝之罪，可各據所得，限一月納足。皆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準法合當刑責，既

釋重罪，填納不辭。倉吏由是得釋。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今新唐書修入丹傳。

按侵盜官物，其入己其與人，罪等耳。然入己之情，貪於貨利，是君子所疾也。與入己之情，迫於權勢，是君

子所矜也。夫州吏之脇取倉吏之盜與，豈不知法，但幸其不敗耳。以其可矜而宥倉吏，則不可獨加州吏罪，故并宥焉。且欠負賠填，既已足矣，亦有可恕之道，則置而不問者，乃許其悔過，非縱惡弗治也。

張詠

張詠尙書再知益州，先有百姓告論官染院大破色料，偷瞞入己，禁四十餘人，前政不能決。詠到，慮問，謂告事者，汝自陳利使人，今一料官物，合使幾何？對曰：使若干。詠曰：甚善，可作利便狀來。判令今後依所陳利便施行，不得有違。主典各杖六十餘，並放。見李改虞部所撰語錄。

按染院色料，乃舊例定額，非主典大破，雖有寬剩，豈爲偷瞞？但應言上而不言上，亦不得無罪爾。是故斷杖六十，而于連人悉宥之。蓋以罪不在彼也。吏或苛暴，則將劾大破之罪，理偷瞞之賊，無所不至矣。是安知君子宥過之道哉。

馬亮

親事官失金
標一事附

馬亮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數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見本傳。按宋史馬亮本傳載：吏民有因緣失官錢，籍實猶不足償，與書中所云異。

按丁謂丞相說，真宗朝因寢，有親事官失卻金標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曰：不可。且令尋訪。又奏：只與決小杖。上曰：自有尋訪日限，若限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至尊守法尙爾。臣子理合如何？見

晉公
談錄

胡則劉承附

胡則侍郎提舉江南路銀洞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亡。吾豈重貨而輕數人性命。止籍爲羨餘。

按劉承規留後嘗督封禪漕運。有鑄錢監工匠訴前後官吏盜銅瘞地僅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殆亦有伏波之意歟。

趙師民

趙師民龍學知耀州。民有犯鹽鐵禁者。乃曰：障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按此誠仁人之言也。然稍寬之。斯亦可矣。若一切不問。則姦猾之民。爭出於此。願將奈何。君子宥過。不當如是。

姚渙

姚渙大卿初監益州交子務。時發姦隱幾萬緡。主吏皆當死。渙請於使者。願發其所欺。而無及賞典。由是

得全者衆。已上五事並見本傳。渙治平二年終於光祿卿。

李崇袁君正附

已見釋冤門。

按梁袁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郡有萬世榮爲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

信君正命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其神一郡無敢行巫者出南史蓋鴻傳君正其族孫也舊集不載是皆惡其妄言惑人故爾情苟可責惡無小矣此之謂也然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假鬼神以疑衆殺李崇鞭笞女巫雖亦有意懲惡殆不知王制故未能正法歟

折獄龜鑑卷五

懲惡

按原本缺門類今補

孔琇之

王敬則附此條第二條首條缺

南齊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答曰。十歲已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出南史孔靖傳琇之孫也舊集不載

按南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拾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敬則欲駭衆立威。故爾。夫小兒無識。路有衍遺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殺之以徇。斯爲酷濫。是前代長吏專殺之弊也。若琇之所案者。庶可以懲惡矣。

李傑

曾孝序附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謂寡婦曰。汝寡居唯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婦言子無狀。寧復惜。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尸。因使覘其後。寡婦出與一道士語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卽令捕道士劾問。具服與寡婦通。爲子所制。故欲除之。於是杖殺道士。納於棺。舊出唐書本傳

按曾孝序資政知秀州。有婦人認子。指鄰人爲證。孝序視其子頗柔懦。而鄰人舉止不律。問其母。又非

親乃責鄰人曰。母訟子。安用爾爲。事非涉己。因並與其子杖之。聞者稱快。蓋以繼母私鄰人而忌其子間之。故致訟。見近時小說鄰人與道士類矣。然彼教寡婦訟其子以死罪。故殺之。此教繼母訟其子罪不至死也。故杖之而已。雖輕重有異。其爲懲惡一也。規婦賞鄰二事。又見察姦門。

崔黯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自髡。錯爲傭隸。依託佛教。幻惑愚俗。積財萬計。黯始下車。恐其事敗。乃持牒詣府云。某發願焚修三年。今已畢。請脫錯歸俗。黯問三年教化所得幾何。曰。逐旋用。不記數。又問費用幾何。曰。三千緡。不啻。黯曰。費者有數。納者不記。豈無欺隱。命搜其室。妻孥蓄積。甚於俗人。旣服矯妄。卽以付法。舊著出處。脫錯事。又見察姦門。

按矯妄幻惑。乃妖民也。與假鬼神以疑衆。執左道以亂政者同矣。可不懲歟。

張輅

晉高祖鎮鄴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院有鐵佛一軀。高丈餘。忽云佛能語。以垂教戒。徒衆稱贊。聞乎鄉縣。士庶雲集。施利填委。高祖命衙將齋香設供。且驗其事虛實。張輅請與偕行。至則盡遣僧出。乃開其房。搜得一穴。通佛座下。卽由穴入佛身。厲聲以說諸僧過惡。衙將遂擒其魁。高祖命就彼戮之。舊不著出處。入穴事。又見察姦門。

安重榮

晉安重榮鎮常山。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言不忍。其母詬罵逐之。乃繼母也。重榮咄出一箭斃之。聞者稱快。舊不著出處。抽劍事又見擒姦門。案此事今載五代史安重榮傳。

按古之後婦疾前妻子亦已多矣。苟得其情。則切責而嚴戒之可也。何必取快一時。加之非法乎。語曰。不教而殺謂之虐。重榮固不足道。此事亦非所取。舊集載之。故略辨焉。

張詠

兵士決杖乞劍一事附

張詠尚書淳化五年知益州。兼充西川同捉賊招安使。時李順初破。餘黨猶盛。因責決一吏。輒杖詞不伏。詠曰。這的莫要劍喫。吏云決不得。喫劍則得。詠令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見張忠定公語錄。

按詠始下車。人情觀望於斯時也。吏因責決。杖詞不伏。姦猾甚矣。能以威信折猾吏姦。則令無不行。衆無不服。是故卒能平定蜀地也。丁謂丞相說。眞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除配。不伏決杖。叫喚乞劍。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卻杖二十後。別取處分。尋決訖。再取旨。眞宗云。只是怕喫棒。後如此。卽以決了。便送配所。更不須問。見丁謂公談錄。蓋彼猾吏杖詞不伏。豈只是怕喫棒。意謂書生畏懦。不敢容易斬人。故以此嘗試詠耳。兵士之情。旣與彼異。且朝廷威令行乎四海。不待斬此卒而後立焉。則置不復問可也。夫懲惡者體茲矜謹之意。安有枉濫之咎乎。

馬亮

馬亮尙書知饒州。有土豪白氏，多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而愈驚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姦而誅之。部中畏懼。見本傳。

按亮提點福建刑獄時，覆訊冤獄，全活數十人。其誅姦豪，必無枉濫。蓋以懲惡當如是也。

薛顏薛元附

薛顏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之。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於軍。見本傳。

按唐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多惡少年，以黛墨鑿膚，夸詭力剽奪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都市，餘黨懼，悉以火滅其文。出唐書本傳。蓋懲惡如此者，省訟獄之術也。顏之籍社，頗相類矣。

楊告田瑜附

楊告諫議初爲洪州豐城簿。邑有賊殺人，投尸於江。里中人雖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之，會赦原。殺人原赦蓋乾，與初登極赦也。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爲之動。旣而果乘夜來刺告，復捕得之，卒寘於法。境內肅然。

按田瑜龍學知青州。時城中有殺人投尸井中者，吏以無主名而不以聞。瑜廉得之，曰：豈有姦盜殺人而縱之耶？厚以金帛募人告捕。後數日，果於鄰郡獲賊。是亦能懲惡者也。然郡將爲此，比之主簿，則差易矣。

李若谷

李若谷參政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卽投於湖中。沒其尸。及捕獲輒蒙讞得減死。歸配他州。旣而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到。條前後殺人狀。磔於市。

按書曰。怙終賊刑。謂怙其姦惡不悛。改以賊害人當刑殺之。此先王懲惡之義也。告之捕寘於法。若谷之擒磔於市。傳諸古義。亦庶幾焉。

劉湜

劉湜待制。初知耀州富平縣。有盜掠人子女者。旣擒獲。輒詐死。伺間卽逸去。再捕得。復詐死。湜趣令焚之。以上四事並見本傳。

按因其詐死。遂以爲實而卽埋之。亦足以折姦而懲惡矣。何必焚之耶。將慮其徒或能掘取而復活耶。掠人子女之罪。於法不至戮尸。不爲焚尸事可也。

呂公綽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時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訴以誣衆。且覬幸得賞。公綽言京師衛兵多。若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法外。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孫沔

孫沔副樞。知杭州。有勾者左臂無一手。右臂唯兩指。盜細民錢。相競至庭。勾者舉臂泣曰。細民誣我。無手之人。豈能盜錢。沔卽然之。叱細民出。撫勞勾者。因與其錢。始弗敢受。再三安慰。勾者不知其計也。以指撮

鑊。徐以臂舉戴於首而去。河追還。斷其指。令於市。見近時小說。

按懲惡之事。本非中道。不得已而爲之。論卒法外者。謂不如是無以安衆心也。事體所繁大矣。則其爲此。驚讐羣姦。於理或可也。勾者盜鑊。事極微末。誘得其情。法外刑之。亦何忍哉。此世俗所誇以爲嚴明。而君子不取者也。特著其事。且辨其義。庶懲惡得以鑒焉。

吳中復

吳中復龍學知江寧府。時屬郡郵兵苦巡轄者苛刻。輒共拘縛鞭之。及獄具。乃不應死。中復以便宜戮其首惡。餘悉配流。奏著於令。見本傳。

按是時廂軍無階級。法故不應死。中復帶本路兵馬鈐轄。故以便宜戮之。夫宥過者或縱捨於法中。懲惡者或誅戮於法外。所以異乎議罪者。彼其處決有所推本。若輕若重。無非法也。今法不應死。以便宜戮之。豈非誅於法外乎。

彭思永

彭思永中丞嘗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關守攝領府事。吏盜官錢數百萬。付獄已三歲。出入自若。思永視事。一日卽具獄。見本傳。

按思永疾吏庇姦。則固善矣。然其爲轉運使。亦可勅吏正法也。乃必待攝領府事而後一日具獄。何哉。此唯通判爲之。乃可稱耳。在於監司。不足道也。但其懲惡。亦有取焉。故特著之。

周沆

周沆侍郎嘗知渤海縣濱州大吏特府勢築室障民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沆立表撤室收吏抵罪豪猾惕息見司馬光丞相所撰神道碑

薛儀

薛儀殿丞通判渭州守將五人不能謹廉大吏郝正把其陰事招權受賂人莫敢詰儀請治之將內窳以情告儀曰止欲去惡吏必不使及君將卽移疾儀攝州事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之見司馬光丞相所撰墓誌

按君子之懲惡不必皆於法外誅戮也若豪猾之人恣爲姦利莫敢治之以法而獨以法繩之亦足以懲惡矣故著此二事使折獄者以爲鑒也

察女按原本缺門類今補

子產莊道韓漢張詠郭申錫四事附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或問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舊出編異志

按疑獄集又載兩事莊遵爲揚州刺史曾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

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蠅集於首。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也。韓滉在潤州。宴於萬歲樓。忽聞哭聲。懼而不哀。問左右在何所。對曰在某街。卽命捕之。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守於尸側。有青蠅集其首。因發髻視之。腦有大釘。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也。二事舊不出處近時小說亦載一事。張詠尙書鎮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使訊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略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髮。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其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併鞫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棺視尸。其釘尙在。遂與哭婦俱刑於市。此三事始末略同。皆用子產語以察姦者也。或疑張韓之事。後人傳會爲之。然則上虞孟嘗。臨淄曹攄。所論孝婦。亦可異矣。古今雖殊。事理無異。適然相似。何足致詰。當知子產言猶可用。郭申錫給事初爲常州晉陵尉。民有號泣訴其弟爲人所殺者。申錫察其色懼而不哀。曰吾得賊矣。執而訊之。果兄殺弟。見本傳此其事異而理不異。豈非亦用子產之言以察姦乎。蓋言苟中理。無時不驗。非若謔詐忌人窺測。已陳芻狗。用輒爲祟也。王者發政。必占古語。盡心君子。焉可忽哉。

趙廣漢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箚。及得投書。削去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

理。威名流聞。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吏俗朋黨。壅蔽爲姦。則太守勢孤而爲衆所制矣。是故廣漢以受記案問。投書告訐之事。破壞其黨。使之散落。然後用爲耳目。督察盜賊。而皆畏戢。乃可治理。察姦之術。有在是者。故特著之也。

尹翁歸

禮廣漢。江文遠。黃霸。三事附。

漢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按名字原本誤作召。據籍上原本脫輒字。皆據本傳校正。吏民少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按中字原本脫去。亦據本傳增。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趙廣漢使吏民相告訐。乃得以爲耳目。翁歸所以盡知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者何也。傳稱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寢。至旦。尤善爲鈞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則用爲耳目者。不獨相告訐之吏民也。後魏江文遙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滑吏長。無不知悉。亦以精強之力。鈞距之術。而得人皆爲其耳目也。是故史言黃霸在潁川時。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人咸畏服。稱爲神明。翁歸所以能盡知者。殆亦然歟。蓋以己耳目察姦。不若以衆耳目察姦之廣且盡也。第恐爲彼所欺耳。故於精強鈞距。亦有取焉。若翁歸之可取者。則不獨此也。

仲尼之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翁歸之政近之矣。有急名則少緩之者。寬以濟猛之謂也。吏民少解。輒披籍案罪者。猛以濟寬之謂也。又不以無事時有所取。必因課吏大會及出行縣。則其用猛可謂謹重矣。雖盡知姦邪罪名而不盡案致其罪。但以一警百。而吏民皆服。則其用寬可謂簡嚴矣。是故能使人人恐懼。改行自新。和可知也。察姦之道。莫善於此矣。夫苛察細事。駭服衆人。以矜其明者。於翁歸何足道哉。擬諸古之良吏。其鄭子產之流亞歟。史稱薛宣爲世吏師。宣特一世之吏師耳。翁歸乃百世之吏師也。

黃昌

後漢黃昌爲宛令。政尙嚴猛。好發姦伏。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賊曹主盜賊事。而盜令君車蓋。正如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其嚴明。欲損其威。而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是姦猾之吏。與令爲戲者也。有以勝之。則其黨皆畏戢。無以勝之。則其黨皆侮玩。故昌初無所言。猶兵法初如處女。敵人開戶也。掩取得之。猶兵法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也。此其所以勝姦之術也。夫一車蓋。亦何所直。嘗試縣令。人必非遠。察其情狀。猶涉疑似。驗其物色。遂見端的。於是掩取。理無不得也。昌發姦伏。可謂有術。然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則殘酷已甚矣。此乃前代長吏法。許專誅之過也。今但取其察姦之術耳。酷吏之事。善人所惡。何足道哉。

馮緄附文

後漢馮緄。父煥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廬奮使速行刑。奮卽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囚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白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追奮抵罪。緄由是知名。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劉文裕觀察。太平興國三年。領秦隴。徵巡。會李飛雄僞乘傳。矯制執縛韋縉。周承瑨。田仁昭。王侁。梁崇贊。馬知節。洎文裕等數輩。將以逗撓戮於秦州。因規守卒據城叛。文裕與語覺其詐。乃與仁昭等擒飛雄。具狀以聞。獄成。誅之。夷其三族。見本傳。文裕察姦與緄類矣。蓋見語言有異而覺其詐也。

荀攸附孟表

魏荀攸少孤。祖父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權。果殺人亡命。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後魏孟表鎮渦陽。南齊遣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息。並亦假妄。遂斬之。人情乃安。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夫察姦者。或專以其色察之。或兼以其言察之。其色非常。其言有異。必姦詐也。但不可逆疑之耳。見其有異。見其非常。然後案之。未有不得其情者。苟逆疑之。則與意其鄰之子竊鉄者類矣。是故逆詐示明者。不得爲善察姦也。

薛冑

隋薛冑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語君馥云：「向道力經代爲郡，豈容疑之？」君馥又以俱羅所陳固請，冑呵之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時稱神明。出北史薛辨傳，冑其四世孫也。舊集不載。按北史作薛辨，又其事並見隋書薛冑本傳中。

按徐俱羅、王君馥皆不覺道力有異，而冑獨能察之，斯可謂明矣。明苟不足，豈能察姦，然不可妄以逆詐爲明也。

李至遠包拯附

唐李至遠爲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吏受賄謝，多所黜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繆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也。」吏叩頭服罪。出唐書李素立傳，至遠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善察姦者，吏不能欺。至遠是也。雖然，小人爲姦，亦頗難防。包拯副樞，知開封府，號爲嚴明，有民犯法，罪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拯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其招權，掉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見筆談。此蓋防其招權，不防其見賣也。大抵察姦不可有意，吏果招權，杖之可矣。矯枉過正，遂寬囚重，爲彼窺測，以至見賣，失在

有意折吏之勢也。然則善察姦者，可不鑒於此哉。

李傑葛源曾孝
序二事附。

已見懲惡門。

按葛源郎中爲吉水令。時有毛氏寡婦告其子不孝。源以恩義喻之，不聽。使人微捕得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狀者也。鞠之具服爲私謀誣其子。此乃用李傑覘婦之術也。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曾孝序杖鄰人事，亦見懲惡門。蓋以寡婦指鄰人爲證，旣在訟廷，事可立決，故不待覘而知之。若其能察姦，則與源無異也。葛源檢對事

裴均河間婦人
一事附。

唐裴均鎮襄陽，部民之妻與其鄰通，託疾謂夫曰：「斃者言食獵犬肉卽差。」夫曰：「吾家無犬，奈何？」妻曰：「東鄰犬常來，可繫而屠之。」夫用其言，以肉餉妻。鄰人遂訟於官，收捕鞠問，立承。且云：「妻所欲也。」均曰：「此乃妻有外情，躡夫於禍耳。」追劾之。果然。妻及姦者皆服罪，而釋其夫。舊不著

按柳宗元說：「河間淫婦託疾，令其夫夜召鬼解除，卽使人告其夜祠咒詛不道，吏訊驗，笞殺之，與屠犬者類矣。」均能察其姦，斯亦可稱也。

崔黯

已見懲惡門。

張保雍王晦叔附

張保雍刑部知漢州四卒夜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駭懼保雍徐出械四卒掠之趣作誣狀狗兩營至

明物得實乃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己甲因即以叛遂及同謀者九人棄之市見曾參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保雍所以察其爲姦者軍若已變則告者何獨四卒軍若未變則何用夜叩府告其械而掠之趣作

誣狀者蓋慮軍情因此不安欲徇兩營也此不惟善察姦抑亦善處事矣王晦叔丞相知益州有卒

夜告其軍將亂晦叔覆狀立辨其僞而斬之與此事頗相類故附著焉見尹洙龍圖所撰神道碑

任顯賈昌朝附

任顯侍郎知潭州時儂智高陷嶺南九郡宣撫司移文稱宣毅卒有功補爲本軍校卒至顯察其色動曰

必有姦即付所司搜其家得細書文字記潭之軍伍兵仗城郭道路乃智高所用爲內應者顯令梟首以

徇遂大爲守備見本傳

按征戰之際卒有功者雖補爲將校亦當留軍前豈可發歸本營顯得宣撫司移文固已疑之矣及卒

至而色動其有姦灼然是以即付所司且搜其家也亦可謂善察姦矣賈昌朝丞相判大名府時妖

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而爲變昌朝察其有姦考問具服於是則惶恐

獨嬰貝州以反即遣將馳兵操攻具往見王安石丞相所撰神道碑夫言之異者必有姦也收捕考問而得其情姦

何能爲此與顯事略相似也

俞獻卿

凡一門之事雖皆以時代爲次亦或以事類相從庶便於觀覽故任頤在俞獻卿前他皆做此

俞獻卿侍郎初爲壽州安豐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乃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詰之曰師與吾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所瘞尸一縣大驚見本傳

按僧之富者必不能出遊出遊也則必治裝告別亦不能如打包僧翩然往也來告之辭已可疑矣被詰之色又可見矣有姦灼然是故執之獻卿亦可謂善察姦也

張昇

張昇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卽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昇命屬吏集鄰里就其井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昇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而與聞其謀也見沈括內翰筆談

李繹

李繹諫議知華州有蒲城縣民李蘊訴盜殺其姪者繹問若有仇耶曰無若有亡失耶曰無繹曰吾得之矣若第歸因使人密刺之乃蘊有陰罪懼其事暴殺以滅口也見本傳

孫長卿

孫長卿侍郎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者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也汝家幾人曰唯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按之果然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姦人之匿情而作僞者。或聽其聲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姦僞之人莫能欺也。然苟非明於察姦之術。則亦焉能與於此哉。

朱壽隆

朱壽隆大監知彭州九隴縣。時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焚而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踰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見本傳壽隆熙寧四年終於少府監。

按此蓋知其有姦而嚴於察捕。故能獲盜也。若信吏所告。不以爲意。則彼得幸免矣。

向緯

向緯郎中知鄆州陽穀縣。有土豪殺人而遺其妻金。以故久不發。緯密得其狀。一日悉逮捕至庭下。而人莫知也。訊之服罪。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土豪殺人而遺其妻金。與夫被人殺而受其仇金。皆爲姦者。不可不察也。若容其幸免。則愈無忌憚。強者害政。弱者傷教。無所不至矣。此君子所疾。故察而治之。不少貸也。

章頰此亦以事類相從。章頰故章頰在向緯後。

章頰侍御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僞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委頰驗治之。頰曰。券墨浮朱上。必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於轉運使。更命知益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召入爲監察御史。頰乃坐不卽具獄。降監慶州酒。見本傳。頰景祐元年使契丹。道中病卒。

江某

江某郎中知陵州仁壽縣。有洪氏嘗爲里胥，利鄰人田，給之曰：「我爲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刻其稅歸之名於公上。踰二十年，具僞券茶染紙類，遠年者以認，某取紙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裏一色，僞也。」訊之果服。見李泰伯主簿所撰墓誌，江衢州開化人，失其名。

按僞券之姦，世多有之，巧詐百端，不可勝察，著此二事，亦足以鑒也。

薛向

薛向樞密初爲京兆府戶曹參軍，兼監商稅，有賈人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樞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必僞也，豈有大臣餉人物，乃使賈人致之耶？」執詣府治之，果服詐。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折獄龜鑑之爲書也，以釋冤、辨誣、鞠情、議罪、宥過、懲惡、嚴明、矜謹八篇爲正，而姦隱、盜賊十有二篇，特爲懲惡言之耳。古之治此四者，主於嚴明，佐以矜謹。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是故列此四種之事在彼二篇之前，覽者盡心，庶亦有補也。